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八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四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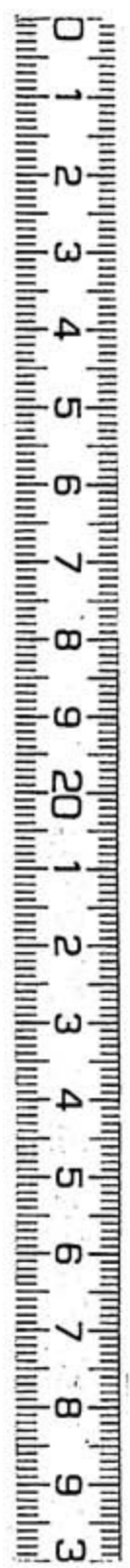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東洋圖書印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八

海虞後學吳訥

編集

墓碑

郭有道碑文 并序

漢蔡伯喈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
 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
 生誕應天秉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
 度廣太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
 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採綜圖緯周流
 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採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
 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
 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而舉



有道皆以疾辭將蹈為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
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
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
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
芳烈奮于百世今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措紳言觀其高樓遲泌丘善誘能教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末民斯悲悼
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河間相張平子碑

崔子王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為晉大

夫納規趙氏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叡哲敏而好學如川
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俟
造化壞辭麗說奇技偉藝磊落渙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
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為
尚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焯耀敦大天明
地德光昭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
用息遭命不永閭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
其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門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才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
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為耻聞一善言不勝其喜
包羅品類稟受無形酌焉不竭冲而復盈廩廩其度豐豐其幾
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
允出在茲惟帝念功徃才汝諧化洽民離愍而不弔降此咎凶

哲人其萎因不時恫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曹成王碑

唐韓退之

按此碑文不書卒葬年月日不書妻畧之也蓋凡墓碑皆立在既葬之後此碑之立距王薨已二十五年葬時已自有志故此但書其大者耳大者謂世系也名字也功業也官位爵謚也所宜詳焉此墓碑之例也洪興祖云退之嘗言凡爲文辭宜畧識字如曹成王碑用剡縣鏃掀撥筴趾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蓋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七十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先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弟客不忍聞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太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悉弃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寧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國以徃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左張於是以其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授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

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
其軍太妃薨王奔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
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
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
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噉鋒蔡山踣之鳥官切斬之黃梅
大鞞如又切長平鏖音拍廣濟掀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筴音爽漢陽行
趾音紫泂州還大賻切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
光之北山他合切隨光化搆音攬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
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
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直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
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莫都王坐南方北

向落其角距賊死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
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乎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
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
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彛將慎將鏑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
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
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
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川適在吾
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
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大支十三曹於第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
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
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疆觀其效

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
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與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
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人楚爲權氏楚滅
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
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
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僖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
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
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
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
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
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在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
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楊城爲
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
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與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
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推轉
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
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
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
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
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
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

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
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耶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
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
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
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
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頓之罪既贖不竟宜因賜竟詔上曰
然公為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
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
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
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
不侍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
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

諫詞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
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
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永叔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
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三日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
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
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
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
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
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
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
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歡戚不一動其心而
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
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
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
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
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
疆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

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
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
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
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侍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
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
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
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
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
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
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
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
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

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

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云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

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輒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者

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宿客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其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力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自有位可勸無怠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介甫

此碑序畧銘詳蓋效昌黎劉統軍碑例也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實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

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事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蕃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荷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敕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悟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肯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浙河幾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授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詔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

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
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從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尖
申命選事得擢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
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
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
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
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
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
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子瞻

即位之二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
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雖言人過中國無

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章甫宵
結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羗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
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
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乎幾
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
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
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
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

結人主朝廷知之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耿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門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

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蕪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

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
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
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
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
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
祖妣皇父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大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
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
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
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勦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奸蠹乞
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
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
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
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

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
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
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起
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
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
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
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
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上感涕不已而方祀明堂禮成
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
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
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
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

西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
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
徒見上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
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
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
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
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
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
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
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
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語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
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

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
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
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享得
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
既書其事乃拜手頓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塗我畊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
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開平忠武王神道碑銘 有序

洪武宋景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計聞

皇帝為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

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

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

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

銘諸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

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

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

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

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河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駙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權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濟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二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濟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歛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二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筭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

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秦州丙午春二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自戰

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十燕都不戰而克元右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

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汪文清士馬以千討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主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才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銘曰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飈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

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歿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寧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邕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

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
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
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
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
兵刑封建郊禋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
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
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
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笈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
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孰謂如是
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
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
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皆以
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麟

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
七歲能暗誦九經壹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
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
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
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
百家各攬其精而撥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
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靡蔚炳朗毅然有
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
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
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
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
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
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

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激之
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
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
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
保障乎一方仍推牛醞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
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入 國朝有詔纂修元
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
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
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
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
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
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爲祠部主事

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
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
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
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
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
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燧爾今驟更名必有以
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益日燧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纂
其位中心懷愍故託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
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
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撰有中國一視同仁

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病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譏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政潭果歛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午至故居丁酉具棺歛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

其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惇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真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瀛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

夜分嘆未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驪然一笑嚴陵
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
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
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
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
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
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
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
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
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
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
真精補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

樞孰苞其腴兮玉筍之陽神珠吐世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東帛箋箋蒐羅俊賢兮袞袞鉞誅寓於策與論

字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丞丞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訖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
正笏垂紳其色闐闐邦之老臣兮媚學躑躅其中朽然何翅霄
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
光晶榮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墓碣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退之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
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
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卜葬妾重
六生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

是其死一 辱而名未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病時常疾
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
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
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
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討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
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
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
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
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
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
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故御史周君碣

柳子厚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
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
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
始畏公議於虐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
震奸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
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
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
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
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
墓表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讀
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
冒沒者其爲書處則文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華而顯
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
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于父子傷夷君臣誣悖者前世多有
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
助洎趙庄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
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
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
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益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
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
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轄下
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
喜怒哀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
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
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未貞年侍東宮
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
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
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
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
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
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石曼卿墓表

宋歐陽永叔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
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
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

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
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
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
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
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
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
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
祝知濟州金鄉縣嘆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
軍丁毋未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
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
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大
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
德明盡有河西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

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
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
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
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
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勇者亦牽而潰夫今或不暇
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殘若不足爲
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
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脩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
人無賢愚皆盡欣歡及聞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
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
子使禭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
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

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
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也古之魁雄之
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汗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
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
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
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
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無久
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
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
而以謂喪生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
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
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
所取也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
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
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
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
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
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
薄常分俸以調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
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
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鳴

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瀧岡阡表

按表表其先君墓道而以地書變例以致其尊也嚴書立表之歲月朔日甲子重之也詳書已之勲階官封爵號食邑以著先德之所致也亦變例也嗚呼唯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疵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

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毋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必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以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是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孰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

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法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河南名族大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大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三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皇曾相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趙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國公大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而

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祚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載我皇考崇公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曰先者其來有自配一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七日乙亥男雜

我功臣觀文殿

尚書知

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 又無使 廷國樂定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介甫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楊子杜君者寓於醫官營
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
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
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必
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
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鑿筮故名
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
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
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
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貴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

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
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
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為已任以故
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
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
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
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
以不能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珥重以大誼要責於是
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
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
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
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
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

補

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
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
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
遂丐閑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
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
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成咏歌
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
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
之子瑗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竒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
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
一雜言它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嘆服深遠自以爲不
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
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然質

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
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
始得疾甚微即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
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
宦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
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喜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
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
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
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
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得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
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
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喜頓首受教居兩日
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

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
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珩爲後今爲
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
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鼻
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光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契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
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
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